

国学经典读本

郭化若/译注

孙子兵法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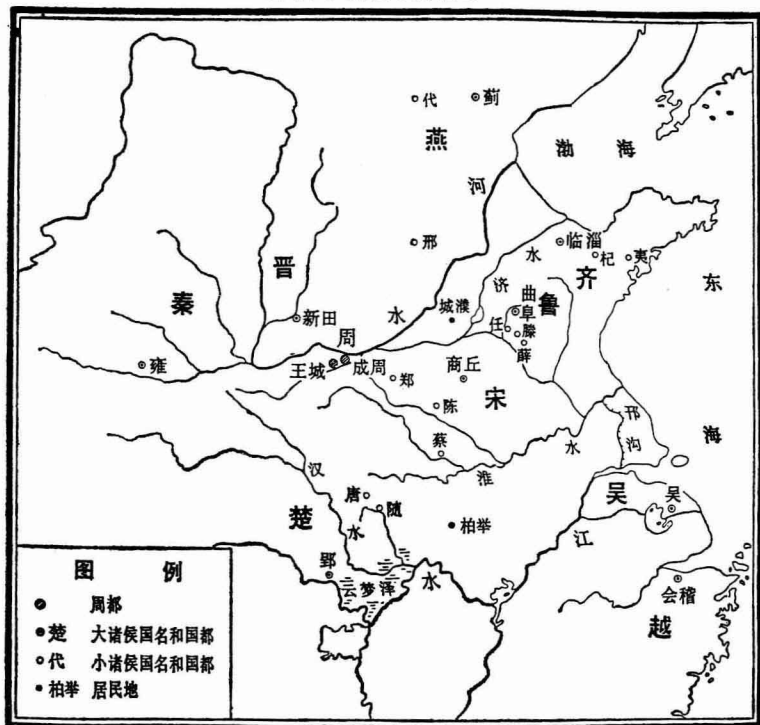
国学经典读本

郭化若 / 译注

孙子兵法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春秋末期形势简图



目 录

计篇第一.....	1
作战篇第二.....	6
谋攻篇第三	11
形篇第四	17
势篇第五	22
虚实篇第六	28
军争篇第七	36
九变篇第八	42
行军篇第九	46
地形篇第十	53
九地篇第十一	58
火攻篇第十二	68
用间篇第十三	72
附录	
《史记·孙子列传》.....	77
《孙子译注·前言》..... 郭化若	79

计 篇 第 一

【题解】《孙子》十三篇，以“计”为首篇。“计”是当时《孙子》所用的范畴，直译为计算或估计；是战前对敌我双方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天时、地利和将帅才能等现有的客观条件的估计和对比。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通过敌对双方有关战争胜败的条件进行对比，从而作出胜败估计。紧接着论述了战略上总的方针和主要原则以结束本篇。

（一）孙子曰：兵者，^①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^②

【注释】① 兵，兵器，用兵。此指用兵，也就是指战争。 ② 察，细看，含有仔细观察、认真研究、慎重考虑等意思。

【译文】（一）孙子说：战争是国家的大事，关系到军民的生死，国家的存亡，是不可以不认真研究的。

（二）故经之以五事，^①校之以计，^②而索其情：一曰道，^③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。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者也，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民弗诡也。^④天者，^⑤阴

阳、寒暑、时制也。地者，^⑥高下、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也。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法者，曲制、官道、主用也。^⑦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，^⑧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。故校之以计，而索其情。曰：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吾以此知胜负矣。^⑨

【注释】① 经，纵线。“织以经为主，而后纬加之。”有纲领、大纲的意思。五事，指下文“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”。② 校，通“较”，比较。计，计算，估计。所谓“计”，即下文所说：“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”等七计，这七问题是上文“五事”的引伸，即敌对双方在这些方面优劣条件的比较。③ 道，在和孙子同时的诸子的著作中，各有各的命意。孙子在十三篇中各处所用的道字也各有所指，互不相同。这里孙子用“道”这一概念（或范畴）主要指统治者的政治。④ 诡，违背，违抗。弗诡，不敢违抗。⑤ 天，此处指有关天时节等气候情况，是作为自然的天而言的。这与先秦诸子不同。因为气候状况对战斗影响较大。⑥ 地者，指地形。⑦ 曹操注：“曲制者，部曲、旌旗、金鼓之制也。官者，百官之分也。道者，粮路也。主者，主军费用也。”法者，指这些制度，规定得适宜不适宜，执行得严格不严格。⑧ 莫，不能。

【译文】（二）所以，要用五项〔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〕为经，把〔对敌对双方的优劣条件的〕估计作比较，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：〔这些主要条件是〕一政治，二天时，三地利，四将帅，五法制。政治，是要使民众和君主的愿望一致，可以叫他们为君主死，为君主生，而不敢违抗。天时，是讲昼夜、阴晴、寒冬、酷暑等气候季节情况。地利，是讲高山洼地、远途近路、险要平坦、广阔狭窄、死地生地等地形条件。将帅，是讲才智、诚信、仁慈、勇敢、威严等条件。法制，是讲部队的组织编制、指挥信号的规定，

将吏的职责,粮道和军需军械的管理等的情况和制度[能否严格执行]。凡属这五方面情况,将帅都不能不知道。凡了解这些情况的就能胜利,不了解的就不能胜利。所以,要把[对敌对双方优劣条件的]估计作比较,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。要看:哪一方君主的政治开明?哪一方将帅的指挥高明?哪一方天时地利有利?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?哪一方的武器装备精良?哪一方的兵卒训练有素?哪一方的赏罚公正严明?我们根据这些,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败了。

【试笺】《孙子》兵法先从战争讲起,指出战争是关系人民生死、国家存亡的大事。这是战争的一个重要属性,可惜他还未深入战争的本质,不能分析不同性质的战争。这是时代的限制。

《孙子》论兵先从敌我双方客观物质条件的分析比较出发,先“经之以五”,再“校之以计”。它把“道”摆在第一位。“道”,在这里也就是战前的政治,而政治的进步或腐败则是当时社会经济的集中表现,都属于客观的事物。把有关胜败的物质条件作为将帅运兵计谋的物质基础,放在首要分析的地位,这就鲜明地表现出朴素唯物论的战争观,先承认物质条件作为客观物质基础,然后强调将帅主观的指挥。

(三) 将听吾计,^①用之必胜,留之;将不听吾计,用之必败,去之。^②

【注释】① 将(jiāng 浆),这里用作副词,欲,打算。 ② 去之,离开。

【译文】(三) 如果能听从我的计谋,用我指挥作战,一定能胜利,就留在这里;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,虽用我指挥作战,一定会失败,就告辞而去。

(四) 计利以听,^①乃为之势,^②以佐其外。势者,因

利而制权也。^③

【注释】① 以，通“已”。 ② 势，指战略上有利的态势。 ③ 权，原指称锤，由于它是随着被称物体的轻重而移动位置的，引伸为机变、机动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（四）分析利害条件，意见被采纳，然后造就有利的态势，作为外在的辅助条件。所谓“势”，就是利用有利的情况，而进行机动。

（五）兵者，诡道也。^①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。^②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^③卑而骄之，佚而劳之，^④亲而离之。^⑤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。^⑥

【注释】① 诡，奇异，诡谲，诡计多端；与道德上的诡诈不同，但也确有欺骗敌人的意思。 ② 以上四句话通常被称为“示形”，含有佯动的意思。后来，这些做法被概括为“声东击西”。 ③ 挠，扰乱。 ④ 佚，安逸，安乐。 ⑤ 亲，和睦，融洽。 ⑥ 先传，事先传授。

【译文】（五）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。所以，能打，装作不能打；要打，装作不要打。要向近处，装作要向远处；要向远处，装作要向近处。给敌人以小利，去引诱他；迫使敌人混乱，然后攻取他。敌人力量充实，就要防备他；敌人兵力优势，就要避免决战。激怒敌人，却屈挠他（或译：敌人激怒，要屈挠他）；卑辞示弱，使敌人骄傲。敌人休整得好，要设法疲劳他；敌人内部和睦，要设法离间他。攻击敌人无备的地方，出乎敌人意外的行动。这是军事家取胜的奥妙，是根据随时变化的情况，临机应变，不能事先传授的。

【试笺】《孙子》论述了“五事”、“七计”这些决定胜负的客观物质条件,再论战略指导上若干主要的思想和原则。这说明他先分析客观条件,承认物质是基础,然后强调主观的指挥,把胜利由可能推向实现。这就不是机械的唯物论了。这里表现的辩证法战争观虽然是朴素的、初期的,然而却是卓越的、难能的。他把用兵看成奇妙的变化运动。先说四种示形的方法(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声东击西”之类的意思),后讲对八种情况不同的敌人,采取不同的打法,言简意赅,为中外古代兵法中所少有。最后,“攻其无备,出其不意”有普遍规律性,今天仍可灵活应用,我们不可小看它。

(六)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,得算多也;未战而庙算不胜者,得算少也。^①多算胜,少算不胜,而况无算乎!吾以此观之,胜负见矣。

【注释】^① 庙算,古代用兵前在祖庙里举行一定的仪式讨论决定作战计谋叫庙算。得算多,指开战前谋划多。

【译文】(六) 凡是未开战之前预计可以打胜仗的,是因为胜利的条件充分;未开战之前预计不能打胜仗的,是因为胜利的条件不充分;条件充分的能胜利,不充分的不能胜利,何况毫无条件呢?我们根据这些来看,胜败就可以看出来。

作战篇第二

【题解】本篇以“作战”命名，紧接“计篇”论述战前计划之后，再论作战问题（古代战争不分战役、战斗，也不论大战小战统称为作战）。要发动一场较大规模的作战，必须先筹划费用、粮秣、物资。本篇立论主要着重阐明战争的胜负依赖于经济（财政、物资等物质条件在内）的强弱。由于当时生产方式还很落后，物资还很不充裕，军队组织也很不严密和不巩固；各诸侯国互相吞并的战争又为奴隶和农奴及其他贫穷劳动者所反对，所以《孙子》对进攻作战主张速胜而反对持久。又因交通不便，运输困难，所以提出“困粮于敌”的主张。

（七）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驰车千驷，^①革车千乘，^②带甲十万，^③千里馈粮，^④则内外之费，宾客之用，胶漆之材，^⑤车甲之奉，日费千金，^⑥然后十万之师举矣。^⑦其用战也贵胜，久则钝兵挫锐，攻城则力屈，^⑧久暴师则国用不足。^⑨夫钝兵挫锐、屈力殫货，^⑩则诸侯乘其弊而起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。故兵闻拙速，^⑪未睹巧之久也。^⑫夫兵久而国利者，未之有也。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

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

【注释】① 驰车，即轻车，装载甲士用以攻击敌人的轻便战车。驷，古代原称驾一辆车的四匹马为驷，由此也把四匹马拉的一辆车称为一驷。② 革车，即重车，运载军需物资的辎重车。③ 带甲，当时对徒兵的通称。杜牧注引《司马法》曰：“轻车七十五人，重车二十五人。”二乘一百人为一队。以此推算，出车轻重各千辆，带甲合计就有十万人了。④ 馈（kuì 溃），运送。⑤ 胶漆，古代弓箭甲盾的保养维修所必需的胶和漆。这里泛指制作、维修武器装备所必需的物资。⑥ 金，古代计算货币的单位，一金为一镒（廿两或廿四两）。千金即千镒，泛指金额极多。⑦ 举，指兴兵。⑧ 屈，尽。⑨ 暴（pù 铺），暴露。久暴师，指军队长期在外作战。⑩ 殫（dān 丹）货，指物资。⑪ 拙，笨，引伸为老老实实。速，速胜。⑫ 巧，巧妙。投机取巧。

【译文】（七）孙子说：凡用兵作战的一般规律，要动用轻车千辆，重车千辆，步卒十万，还要向千里之外运输粮食，那么前方后方的经费，招待国宾使节的用度，胶漆兵器的材料，车辆盔甲的补修等，每天要开支“千金”，然后十万军队才能出动。用这样的军队去作战，就要求速胜，持久就会使军队疲惫，锐气挫伤；攻城就会使兵力消耗；让军队长久在国外作战，就会使国家的财政发生困难。如果兵疲、气挫、力尽、财竭，则列国诸侯就会乘机而起兵进攻，那时虽有智谋的人，也无法挽救危局了。所以，用兵只听说老老实实的速决，没有见到投机取巧的持久。战争拖延很久而对国家有利，是不会有事情。所以，不完全了解用兵有害方面的人，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有利方面。

（八）善用兵者，役不再籍，^①粮不三载；^②取用于国，因粮于敌，^③故军食可足也。

【注释】① 役，兵役。籍，户籍。古时兵卒是依户征集的。役不再籍，指征集兵役只征一次。② 三载，三次。③ 因，依托，利用。“取用于国，因粮于敌”，指进入敌国，军需武器从国内取用，粮草则在敌国就地征集。

【译文】(八) 善于用兵的人，兵员不征集两次，粮草不运输三回；军需自国内取用，粮草就在敌国征集，这样军队的粮草就可以保证足够了。

(九)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，远输则百姓贫。① 近师者贵卖，② 贵卖则百姓财竭，财竭则急于丘役。③ 力屈、财殫，中原内虚于家。④ 百姓之费，十去其七；公家之费：破车罢马，⑤ 甲冑矢弩，戟盾蔽橧，⑥ 丘牛大车，十去其六。

【注释】① 百姓，在奴隶社会中只有贵族有姓，百姓是指百官及其亲属，汉以后方通称民众为百姓。这里指的应是新兴地主阶级的百官及其亲属。② 近师，指靠近驻军的地方。贵卖，物价昂贵。③ 丘役，同“丘甲”、“丘赋”。按杜牧注，九百亩为井，十六井为丘，六十四井为甸（四丘等于一甸）。春秋末是以丘为单位的赋役。又杜牧注引《司马法》曰，丘出戎马一匹，牛四头。丘车一乘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。张预注：“国用急迫，乃使丘出甸赋（加多四倍）。”④ 家，家家。⑤ 罢（pí 皮），同“疲”。⑥ 蔽橧，即大盾，战车上的防护器具。

【译文】(九) 国家之所以会因军队出动而贫穷的，就是由于远道运输。因远道运输，百官之家都贫困了。在军队集中的附近地方，物价就会上涨，东西涨价，就会使得百官及其家属感到威胁，国家因财富枯竭，就会急于增加赋役。国力耗尽，财富枯竭，国内家家空虚。“百姓”的财产要耗去十分之七；“公室”的耗费，车辆损坏，马匹疲蔽，盔甲、弓箭、戟盾、蔽橧以及运输用的牛

和大车,也要损失十分之六。

【试笺】《孙子》论列了出国远征,物资器材、畜力、财力消耗之大,言之成理。后方供给线过长,运输补给困难,对战争是一个很不利因素。现代战争虽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,然而漫长的后方供应补充,亦易为敌方现代化武器所攻击。后方联络线过长,仍然是现代化战争中的一个大问题。《孙子》强调“国之贫于师者远输”,至今仍宜予以重视。

(十) 故智将务食于敌,食敌一钟,当吾二十钟;^① 芘杆一石,^② 当吾二十石。

【注释】① 钟,春秋时容量单位。齐国分奴隶主、公室的“公量”同新兴地主阶级陈氏的“家量”两种。公量一钟为六百四十升;家量一钟为一千升。从敌国夺粮一钟,可当从国内运去的二十钟。因为节省运费。
② 芘(qí 其),同“萁”,豆秸,用作饲料。

【译文】(十) 所以聪明的将帅务求得粮于敌国。吃敌粮一“钟”抵得本国的二十“钟”;用草料一“石”,抵得本国的二十“石”。

(十一) 故杀敌者,怒也;^① 取敌之利者,货也。^② 故车战,得车十乘已上,赏其先得者,而更其旌旗。车杂而乘之,^③ 卒善而养之,^④ 是谓胜敌而益强。

【注释】① 怒,气势强盛。 ② 货,指给报酬、奖赏。 ③ 车杂而乘之,是说把投降的敌卒夹杂在我军士卒中间。 ④ 卒善而养之,指对俘虏来的敌方兵卒,要用和善的态度看待而供养他。

【译文】(十一) 要使军队勇敢杀敌,就要激励部队;要使军队勇于夺取敌人的物资,就要奖赏士兵。在车战中,凡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,就奖励首先夺得战车的人,并且把车上敌人的旗帜

换成自己的旗帜，派出自己的士兵和俘虏来的士兵夹杂乘坐；对俘虏的兵卒要优待和供养他们。这就是所谓越战胜敌人也越加壮大自己。

【试笺】《孙子》以前，屠杀活埋俘虏，是常见的事，因为当时还不会使用俘虏。而《孙子》能提出“卒善而养之”，实是难能可贵的主张，也是当时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。

（十二）故兵贵胜，不贵久。^①

【注释】^① 这是全篇的结论：用兵就是要求速胜而不要求持久。

【译文】（十二）所以，用兵利于速胜，不利于持久。

【试笺】《孙子》只强调进攻，而少谈防御；只强调速胜，而反对持久。这里就无视了被侵略的弱国，必须坚持持久的防御，等待敌军分散、疲惫，然后乘机反击之，这方面的重要性《孙子》几乎都未谈到。

（十三）故知兵之将，民之司命，^①国家安危之主也。

【注释】^① 司命，即主宰的意思。《楚辞·九歌·大司命》五臣注：“司命，星名，主知生死。”

【译文】（十三）所以，懂得用兵的将帅，是民众生死的主宰，国家安危的决定性人物。

【试笺】《孙子》认为懂得用兵的将领，能使人民得免过多的牺牲，能使国家转危为安，所以可说是人民的救星，国家安全的主宰。主将战略决策正确与否，是战争胜败的最后决定性的因素。将帅指挥正确灵活不但影响胜败，而且也直接影响本军伤亡的多少。可是片面强调“知兵之将”的作用，就不免表现出唯心史观思想的色彩。

谋攻篇第三

【题解】《谋攻篇》讲的是关于临战前进攻的计谋问题。内容包含：关于全胜的意图；进攻的目标和作战方法；战略指导关系；知胜的方法；收句提出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的名言。

（十四）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^①全军为上，^②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^③破旅次之；全卒为上，^④破卒次之；全伍为上，^⑤破伍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^⑥

【注释】①《孙子》用“全”字这一概念（范畴）来说明谋攻敌国总的意图或理想。古代哲学思想和军事理论，只是朴素的，这里《孙子》没有阐明如何才能“全国”。所以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，有些人认为可以解释为用强大军事力量威胁压迫敌人，使之屈服或投降；或用政治手段和经济力量使敌屈服，成为附庸；或通过收买敌国内有野心的人物，颠覆其政权等等手段都包括在内。大国吞并小国，在春秋时期不乏实例，甚至到本世纪初也还见过，但都是在敌对双方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发生的。②军，据曹操注引《司马法》曰：“一万五千五百人为军。”③旅，五百人为旅。④卒，一百人为卒。⑤伍，五人为伍。⑥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“百战百胜”的将军自古以来就少有。所谓“百战百胜”只是

理想的说法，而《孙子》认为“非善之善者也”，“善之善”意即最善的战争指导，或最高明的用兵。“非善之善者也”，即还不算是最好的谋攻，不战而使敌人屈服，才算是“善之善者也”。一般说来国与国之间或某一国家集团与另一集团之间的矛盾，并不是什么时间都会爆发战争，而是在矛盾发展到不得不用战争这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时才会发生。到了双方矛盾激化到以兵戎相见，想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这是不现实的。只有在战争进行到后期即大势已定，局部的敌军才可能不战而降。这种特殊情况，也是战而屈人之兵的最后结果。

【译文】（十四）孙子说：指导战争的法则是，使敌人举国完整地屈服是上策，击破敌国就差些；使敌人全军完整地降服是上策，击破敌人的军就差些；使敌人全“旅”完整地降服是上策，击破敌人的“旅”就差些；使敌人全“卒”完整地降服是上策，击破敌人的“卒”就差些；使敌人全“伍”完整地降服是上策，击破敌人的“伍”就差些。因此，百战百胜，还不算高明中最高明的，不战而使敌人屈服，才算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呀！

（十五）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^①攻城之法为不得已。修橧轂輶、^②具器械，三月而后成；距闾，^③又三月而后已。将不胜其忿，而蚁附之，杀士三分之一，而城不拔者，此攻之灾也。^④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破人之国而非久也，必以全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顿，^⑤而利可全，此谋攻之法也。

【注释】①《孙子》把谋攻的方法分为四类：（一）伐谋；（二）伐交；（三）伐兵；（四）攻城。所谓“伐谋”，是说敌方开始计谋之时，我应及早察明敌之政治和作战动向，以巧妙的计谋使敌人的计谋不能得逞。这被《孙

子》称为“上兵”即用兵中的上策。所谓“伐交”，就是在外交上战胜敌人，打击敌人。“伐兵”，指以敌人军队为作战目标，目的在于消灭敌之有生力量。“攻城”，以城堡为作战目标。“攻城”被《孙子》看作是下策，不得已时才去强攻敌之城寨。这就是谋攻的四类方法。②修，制造。橦，按曹操注为大盾。辘轳（fén wēn 焚温），古代攻城用的兵车，上蒙以生牛皮，可掩护十人，下有四轮，可推向敌城，往来运土填堑，以防城上矢石的攻击。它只能掩护攻城部队接近城堡，而不能摧毁城堡。修橦辘轳，指建有楼橦的巢车。③阨，通“堙”，高于敌人城墙的土山。构筑这种攻城的土山，可以向城上的敌兵射箭，以便掩护部队攻城。④以上是《孙子》反对攻城的原因。当时无攻城炮火，又缺乏其他攻城器械，避免攻城的主张是正确的；由此引出在野战中机动消灭敌人的思想。这是《孙子》的贡献。⑤顿，通钝，挫伤，困蹶。

【译文】（十五）所以，指导战争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，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，再次是进攻敌人的军队，下策是攻城。攻城的办法是不得已的。制造攻城的巢车和辘轳，准备攻城器械，三个月才能完成；构筑攻城的土山又要三个月才能竣工。将帅不胜其忿怒，驱使他的军队像蚂蚁一般地去爬城，士兵伤亡三分之一，而城还是攻不下来，这就是攻城的灾害呀！所以善于指导战争的人，屈服敌人的军队不用硬打，夺取敌人的城堡不用硬攻，灭亡敌人的国家不须旷日持久。一定要用全胜的计谋争胜于天下，这样军队不致受到挫伤，而胜利可以完满取得。这就是谋划进攻的法则。

【试笺】《孙子》在谋攻中，把进攻分为“伐谋”、“伐交”、“伐兵”和“攻城”四种作战形式。其中“伐兵”、“攻城”都是属于军事行动，而“伐谋”、“伐交”则超过军事行动而属于政治战略范畴。他接着上文再次申述他的“全”的思想：他设想“屈人之兵而非战也”，“拔人之城而非攻也”，“破人之国而非久也”，“必以全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顿，而利可全”。如何能达到这